



清汤面条

□李会娜

昨天夜读《红楼梦》，看到尤三姐骂贾璉“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也见”。话虽是骂人的，但清汤面的味道却勾起了我无限回忆，想吃清汤面条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。

我家住农村，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。日常吃的面条多是清汤面，在我们家乡叫“白面条”，意思是没有荤腥，味道寡淡。

现在面食花样繁多，就我们河南来说，更是以面食为主。面粉在家庭主妇的手里翻出了花样，常见的面食有烩面、卤面、肉丝面、三丁面、糊汤面等。而饭馆里的面食品种更是丰富多样，我不是美食家，也没有作过相关统计，粗略一算大概有20种之多。换一种做法和浇头就是新品种，越发丰富的面品，似乎都带荤，清汤面条基本见不到，在家里我也很少吃这种做法的面条。

想吃清汤面条的念头一起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说是馋虫，有些勉强；怀念那满满面香的味道，才是真。

第二天中午下班回家，婆婆已经吃过饭了。刚好，我自己做自己吃。

烧水，洗了把青菜，切点白豆腐，一股脑儿丢进锅里，炖一会儿，把面条下入锅中，临出锅时加了点盐。就这样，一碗清汤面条起锅。

婆婆看到后，直说：“那能中吃？”我不言，端起碗尝了尝，味道和我想象中的一样，满满的面香，吃完后，意犹未尽。

下午上班，和同事说起我的午饭，

同事露出和婆婆一样的表情。

大道至简，也许最简单的烹饪才是最高级的享受。为此，我专门上网查找“清汤面条”，看看有没有渊源。原来早在《辞海》里就有相关记载：清汤面的由来与“阳春”一词有关。据《辞海》解释：“农历十月为小阳春，市井隐语遂以阳春代表十。”以前一碗普通面条的售价是十文钱，故称十文钱一碗面为阳春面。阳春面只有汤头没有浇头（配料），可用任何面条，如龙须面、细面、小宽面、中宽面，都称阳春面。其实它是苏式汤面的一种，又称光面、清汤面或清汤光面，汤清味鲜，清淡爽口，是江南地区著名的传统面食小吃，在上海、苏州、无锡、扬州、高邮、淮安等地是一大特色。出名的有上海阳春面、高邮酱油面（又称高邮阳春面）、扬州阳春面等。

我没有吃过正宗的江南面食，但是这一碗清汤面让我吃出了舒服和满足，简单的食材和简单的烹饪，清清爽爽。

想起前些天，和儿子聊天，说起食物的本味。儿子说，很多食物本身没有什么味道，和什么样的佐料拌食，就变成什么味道了，都是调料的味道。比如烤鱼，除了满满的调料香，很少去关注鱼的味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想想吃过的烤鱼，还真如此。也许是没有细品，也许吃的是形式而非味道。在这个调味剂能模拟一切风味的世界里，味道的本真愈发显得珍贵。

这碗清汤面条，它不仅是味蕾的体验，更是人与食物、与自然、与记忆之间最诚实的连接。当我们剥开层层包装，回到食材最初的形态，便找到了味觉的源头——没有虚假的精致，只有大地与光阴共同写就的真实。

放下厚重的味道，让一切重归自然，在简单中品味丰盈，或许才能真正领悟“本真”二字的含义。

织布机前的遐想

□聆 听

前几日，在山中一个农家乐里，我遇见了一架老式织布机和纺花车。木质的机架已经泛出古铜色的光泽，梭子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似乎才刚刚被人放下。我突然有些恍惚，仿佛听见了“咔嗒咔嗒”的织机声，便急忙唤女儿为我拍下几张照片。

站在织布机前，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木条。这架机器，曾经是多少女子生命的见证啊！于是，我想起了母亲曾经讲过的故事。母亲说，在她那一辈，农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纺花织布。那时候，衣服被褥，无一不是家织的土布所制。即便是最贫苦的人家，也会想方设法弄些棉花来纺线织布，为的是让家人有衣可穿。

母亲每每说起她的母亲，眼中总会闪现出一种特别的光芒。那时候，家里有些田地的农家，都会在田边地角种上几行棉花。到了秋天，棉桃裂开，露出雪白的棉絮，女人们便顶着烈日去采摘。她们的手指被棉壳划出一道道细小的口子，却依然笑着——因为这意味着冬天有棉衣可穿，有棉被可盖。

晒干的棉花堆在院子里，像一座座小雪丘，等待弹棉花的匠人到来。那些匠人总是风尘仆仆，肩上扛着长长的弹花弓。他们一来，村里的女人们便都聚拢过来。匠人将弓弦一头挂在脖子上，一手握弓，一手持木锤，开始“嘣一嘣一”地“弹奏”起来。那声音低沉而浑厚，在秋日的晴空下回荡。棉花在这独特的音乐声中渐渐蓬松，像云朵般轻盈。

母亲说，她的母亲——我的姥姥，是个纺线的好手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油灯点亮，姥姥就会坐在纺车前，一手摇轮，一手引线。那纺车“吱呀吱呀”地转着，棉条在她指间化作细而均匀的棉线，连绵不断。母亲那时还小，也学着纺线，却总是手忙脚乱，棉线断了一回又一回。姥姥从不责备，只是默默地接过断线，重新接好。

纺好的线还要经过浆洗。姥姥会用小麦面调成稀稀的浆糊，将棉线浸入其中。浆过的线更有韧性，

不易断裂。母亲说，那时候的面粉金贵，但为了织出好布，人们从不吝惜。

最令人期待的是织布的时刻。织布机是乡村里最复杂的机械，由框架、线辊、线刷、梭子、脚踏、机杼等部件组成。布匹的宽窄、花纹的繁简，全凭织布人的手艺。母亲回忆说，姥姥织布时，手脚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她的脚有节奏地踩着踏板，手灵巧地投掷梭子，梭子在经纬线间穿梭，发出“咔嗒咔嗒”的声响。那声音单调却悦耳，常常伴着母亲入眠。

如今想来，那织机声里，包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与智慧啊！一匹土布的形成，从种棉到成衣，要经历多少道工序，凝聚多少人的心血。那时候的女子，若不会纺花织布，便难以找到好婆家。因为生活需要的是能干的双手，而非娇弱的身躯。

站在织机前，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眼中的光芒从何而来。那是生命韧性的礼赞，对生活智慧的传承。工业文明的浪潮早已将手工织布冲刷殆尽，各式先进的纺织机械以惊人的效率生产着五光十色的布料。但当我凝视这架古老的织机，依然能感受到一种震撼——人类用如此简单的工具，竟能创造出无限的温暖与美丽。

时光不会倒流，文明总在前行。这架织布机不可能重新成为生活的必需品，但它承载的记忆与智慧却不该被遗忘。我注意到，如今有不少人开始青睐老粗布的质感与韵味，那是机器无法完全复制的温暖与厚重。我们的城市是座旅游名城，若能适当恢复一些老粗布的生产，不仅能让游客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，也能为城市增添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

离开农家乐时，我回头又望了一眼那架织布机。阳光透过窗棂，在木质的机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一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子坐在那里，她的手指灵活地穿梭着，她织就的不仅是布匹，更是一段段绵长的人生。



2025 年新鲜冬虫夏草

人间烟火——冬虫夏草

- ◆0.3~0.4克/根，**989元 100根**
- ◆0.4~0.5克/根，**916元 40根**
- ◆0.5~0.6克/根，**968元 30根**



预订电话: **13839165077**

地址: **人民路报业国贸一楼北厅焦报欢乐购**

广告